

冬至阳生春又来

□杨丽丽

冬至这一天,总让人觉得世界安静得像被谁轻轻按了暂停键。空气冷得透明,连呼吸都像落在玻璃上的一小朵云,轻轻散了。我喜欢这样的日子,它让一切变得慢下来,也让心变得软下来。

俗话说:冬至一阳生。可在这样的寒意里,阳气究竟从哪里生起呢?我想它大概藏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,比如一盏灯的暖光里,一杯热茶的雾气里,或者是一个人心里悄悄亮起的那点柔软。

清晨醒来时,窗外是一片淡淡的白。雪没有下,却仿佛随时都会落下。我披衣起身,走到院子里,脚踩在结霜的石板上,发出轻轻的一声脆响。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冬至的冷,并不是让人退缩的冷,而是一种让人

安静下来、听见自己心跳的冷。

我沿着小路慢慢走,田野里的玉米杆早已被割去,只剩下一排排短短的茬,在风里一动不动。远处的树,枝桠像被寒风吹瘦了,只剩下几根倔强的线条,伸向灰蓝色的天空。可就在这样的荒凉里,我忽然感到一种微弱的力量,像是在土层深处,有什么东西正在苏醒。它不是草芽,也不是虫鸣,而是一种更深沉的、来自时间本身的力量。它告诉我们:最冷的时候,并不是世界的尽头,而是另一段生长的开始。

冬至,是一年里白天最短的一天。也是从这一天开始世界会悄悄转暖。我喜欢这种“悄悄”的感觉。不是轰轰烈烈,而是一种细腻的、含蓄的、需要用用心才能察觉的变化。就像生活里的那些温暖,它们往往不是喧嚣的,而是从一个眼神、一句话、一

杯热茶里悄悄长出来的。

我走到河边,河水已经结了一层薄冰,冰面下隐隐有水流声,像是谁在轻轻诉说。我站在岸边看着那层薄冰,忽然明白:冬至的意义,也许就是让我们在最冷的时候,学会相信温暖,学会等待。等待是一种很美的姿态,不是被动的,而是心里有光的人才会有的那种等待。就像等一朵花开,等一阵风来,等一个人走进你的生命里。冬至的等待,是等春天,也是等自己心里的那点光慢慢亮起来。

我想起小时候的冬至,母亲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。锅里煮着饺子,蒸汽腾腾地升起,把整个屋子都暖得软软的。我坐在小板凳上,看着母亲的侧脸,觉得那是一年里最温暖的画面。长大后才明白,冬至之所以让人难忘,不是因为饺子,而是因为有人在等你回家,有人愿意在最冷的日子

里为你点亮一盏灯。

如今,我也学会了在冬至这天为自己做点什么。比如泡一杯热茶,比如点燃一支香,比如在日记本上写下几句温柔的话。我想生活的暖意从来不是别人给的,而是自己慢慢熬出来的。

走回院子时,天色已经亮透了。太阳不高,却带着一种柔软的金色,照在屋檐上,也照在我心上。我伸出手,让那一点点微弱的光落在掌心里。它不强烈,却足以让人相信:再长的冬夜,也会迎来黎明。

冬至阳生春又来。春天不会急着来,它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日子,用一阵风、一朵花、一片嫩绿告诉你:我来了。而我们也会在这样的等待里,慢慢变成更好的自己。

(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)

□琦垚

小镇上的梅花开了。风递过清沁的幽香,清晨里热热闹闹的小镇静寂了片刻。人群里有人惊喜地嚷起:“月亮花开了啊,真香啊……”像一枚石子激起千层浪,小镇又喧嚷了起来。南来的,北往的,赶集的乡人,商人,卖菜的,卖包子的……月亮花成了亲切的,化解寒冷的话题。

梅花就是月亮花。小镇的人们都称这在数九寒天开放的花为月亮花。

花娘的院子里,月亮花开满了,红妍妍的香。花娘从柜子里取出珍藏的布兜,一层层打开,是一对精致的青花瓷瓶。花娘把瓷瓶抱在胸前,仔细地用衣袖揩尘。繁密的包裹着,哪有空呢?

花娘笑了,自己笑自己的慎重。花娘走到院子里,脉脉地注视着一株月亮花,柔情似水。又絮絮低语了一阵,剪下几枝月亮花,插进瓷瓶,小心捧着,很慢很慢地捧到馄饨摊上。

馄饨摊上的客人越来越多,她

花娘忙碌起来。和花娘熟识的食客嗅着月亮花的香说:“花娘,月……”那人像是说错了什么,慌忙改口:“真香,真香。”花娘不以为意,爽朗的说:“他呀,就爱吃我做的馄饨,让他来闻闻馄饨的香。”有的人频频点头,有的人似懂非懂。花娘没再多说,径自忙去了。

无风,瓷瓶里的月亮花却缓缓地飘落了几片,落在了旁边的热腾腾的馄饨里。

十几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,梅花还很年轻,不叫花娘。小镇上也没有月亮花,倒是来了几个实习的老师,有一个叫李月亮的大男孩。男孩子文雅和气,笑起来眼睛弯弯的,像月牙儿。孩子们喜欢他,叫他月亮老师。小镇上的人也不称他为李老师,那太沉闷了,也跟着叫月亮老师,有时干脆叫他的名字:月亮。

月亮常常去中街吃馄饨。梅花的馄饨摊子。梅花只读了几年书,很早就出来卖馄饨了。小镇上的人都喜欢自力更生。月亮说:“真香哪,小时候的味道。”梅花在一旁下馄饨,蒸汽氤氲着她红扑扑的脸,她笑月亮的有

趣。渐渐地,两人就熟识了。

月上柳梢时,月亮和梅花常坐在山顶上看月亮。月亮有时也给梅花颂诗,带有梅花的诗。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”“若非一番寒彻骨,哪得梅花扑鼻香。”

梅花问:“你见过梅花吗?”梅花摇头。小镇上没有梅花。但小镇上有很多美丽的花,仙源一般,小镇的人很少走出去。她生在腊月,父亲的客商朋友路过,说不如叫梅花吧,父亲觉得好,她便自己却再也没有走出教室。

“梅花还没开呢,你要活下去,这是月亮的心愿。”“梅花还没开遍小镇呢,你要活下去,这是月亮的心愿。”梅花在小镇人的劝说里,一日日活了下来。梅花好好活着,是小镇人想到的对月亮的最好报答。

梅花望着一院子绽放的梅花说:“放心吧,他爱吃馄饨,我会一直给他包下去的。”

当月亮带来的梅花开满小镇的角角落落的时候,镇上的人再也不叫它们梅花了,他们都说那是梅花呀,那是月亮呀。月亮花从梅花的院子里走出来,站在小镇上的每一寸土里。他们便叫梅花为花娘。镇上的人说那些月亮花是月亮在护佑着花娘的小镇哩。

月亮花。月亮花。月亮花。每一片花瓣都是浓浓的,密密的爱和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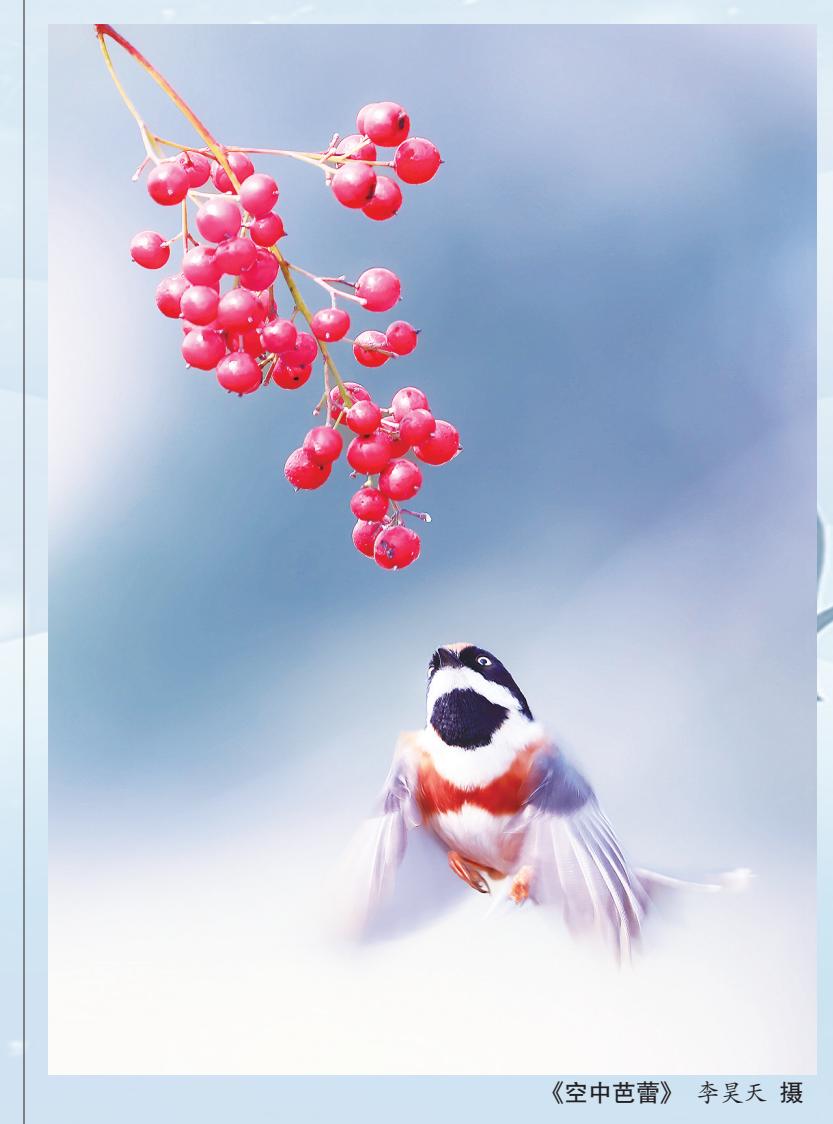
(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)

七律·改革开放纪念日感怀

□孟凡华

鲲鹏鼓翼骋鲸浪,
万里春风润九州。
探海神蛟勘万壑,
翔宇北斗瞰寰球。
脱贫绘就民生卷,
开放引航共济舟。
最是民心凝伟力,
雄关漫道众筹谋。

(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)



《空中芭蕾》 李昊天 摄

食品无小事, 健康是大事 食品安全, 你我共同守护



拥抱绿色生活 共享美好未来